

「次拋衣」

婚禮、文藝表演等儀式、場合，需要穿着一性的婚紗、禮服、演出服等。有人選擇租用，可以用較低的成本來完成任務；有人則利用了互聯網電商的某些條款漏洞，投機取巧「薅羊毛」，穿完之後，濫用「七天無理由退貨」、「僅退款」、「不剪吊牌」，退給商家，幾乎等於零成本。

如今的社交媒體時代，流行到網紅景區打卡、出片、發朋友圈。不同的風景，沙漠、公路、海灘、山巔，也需搭配不同風格的衣服，才能「艷壓群芳」。所以，對一次性衣服的需求更大。這自然是一筆不小的負擔。於是，「不剪吊牌」之風幾近氾濫。有人衣服上掛着A4紙大小的吊牌，也招搖過市，毫不臉紅。

「不剪吊牌」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違法的，大多數人心裏過意不去。租用，又太麻煩，而且是別人穿過的，未免觸動「潔癖」。但如果都自己買，一是太費錢，二是這些衣服平時也幾乎用不上，閒置起來更加不划算。

精明的商家，瞅準了這個痛點。於是，「次拋衣」出現了——專門為了拍照、出片，只穿一次，用完就扔。只要顏色、款式對了，材料、質量都不重要。同樣款式的真皮夾克、絲綢裙子，用塑料、化纖材質代替，在照片裏，區別也不大。但售價只需幾十元甚至幾元錢，所以拍完照就丟到垃圾桶，也不心疼。

這些年，很多酒店踐行綠色環保理念，取消了牙刷、梳子、浴帽等一次性用品，就是因為這類「白色污染」，生產時需要大量化工原料，而處理時回收難度極高，無論焚燒或填埋，都對土壤、水源、空氣造成破壞。而「次拋衣」這樣的劣質一次性「衣服」，對環境的污染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了一時的虛榮心，乾淨、方便了自己，卻骯髒、麻煩了地球。照片再漂亮，也洋溢着一股淺薄的愚蠢。



瓜園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羚羊角酥

很多人對非洲的想像，還停留在廣袤和荒涼裏，但西北端的摩洛哥卻偏偏不按這個劇本走。它將北非的粗獷、阿拉伯的繁複和撒哈拉的神秘近乎完美糅雜，這種精緻不是表面功夫，是幾百年沉澱出的分寸，落到餐桌上，更是藏不住。要說甜品界誰能配得上「低調奢華」這四個字，羚羊角酥就得站出來認領。

它個頭不大，新月似的身段，咬開是滿滿的杏仁香。安靜地躺在茶盤上，可氣場從來不輸給那些花枝招展的大蛋糕。

羚羊角酥的老家在非斯，就是那個摩洛哥歷史悠久、講究傳承的城市。也是曾經的王朝古都，手藝人扎堆的地方。

據記載，早在十三世紀的一本食譜裏，就已經出現了羚羊角酥的影子。這塊小餅在案板上滾了八百年，比很多國家的歷史都久。放到今天，依然是開齋節、婚禮、大型宴席的座上賓，重要日子裏誰家要是端不出一盤像樣的羚羊角酥，多少有點失禮。

不過，這個稱呼中還有個誤會。它的阿拉伯語名直譯過來其實是「羚羊腳踝」，被用來讚美包裹嚴實、只露出一小截腳踝的當地女性。

後來大概是傳着傳着就變了樣，一來二去將錯就錯，姿態卻依然高貴得很。除了杏仁，這塊點心最大的亮點，其實是橙花。揉捏外皮的時候要加入橙花水，做內餡時，除了杏仁、砂糖、肉桂粉，還要放大量的橙花水，所以才有了「未嘗其味，先嗅其味」的美妙。橙花的香氣恬淡、不張揚，哪怕用了大量杏仁，它整體依舊是乾淨利落，不齷不膩。

另一個特質，則是追求「容顏不改」——進烤箱也不能上色，要短暫烘烤，靠餘溫讓內部熟透，從而保持着高雅的象牙白。誰家要是烤得金黃發亮，就等於交了一張不及格的答卷。明明是小小一枚酥，不說不炫，卻處處都是精巧。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中秋前夕，珠海橫琴長隆飛船樂園添了一批新「員工」——三百多台具身智能機器人。它們有的站在門口迎賓，有的端着爆米花和咖啡在客流裏穿梭，有的陪你下棋、投壺、打乒乓球，還有的能提起毛筆，寫下歪歪扭扭卻頗有筋骨的一撇一捺。遊客笑稱，這一趟不是逛樂園，是來「驗收」機器人的。

這是全球首個大規模具身智能主題樂園。開園那天，機器人列隊跳起方陣舞，動作整齊得像被同一根線牽着；隨後完成的全球首次機器人空中

飛人表演，更是把「機器」與「肉身」的邊界推到了觀眾眼前。園區裏設了一百多個交互體驗點，覆蓋導覽、研學、零售、酒店、競技等七大場景。有趣的是，這些機器人還會講方言，粵語、普通話切換自如，遇上外國遊客，英文也不怯場。

不同於以往樂園裏「擺幾台機器拍拍照」的展演，這一次，機器人是常態化「上崗」：檢票、迎賓、送餐、陪玩，各守一攤，打卡上工。背後是一整套功夫：5G-A網絡打底，保證三百多台設備同時在線不掉線；

看相、算卦的「大師」，多有察言觀色、巧舌如簧的本領。比如一位黢黑的男人來看相，相面先生張口就稱：「這位老兄五官端正，顴骨高聳。相書上說，男人顴骨高，必定逞英豪。」接着分析，顴骨高主於三大，「義氣大，拿錢不當錢，遇見朋友真交；膽量大，有天大的為難事，也不往心裏放；志氣大，你這人看富的不巴結，遇見窮的不小看，遇見事，寧可錢吃虧，不叫人吃虧」。誰聽了這套說辭，估計都會很高興。這樣的情節放在影視劇裏，觀眾也看得

饒有興趣。

評書家連闊如在《江湖談談》裏提到，以前看相、算卦盡是假的絕不能成，也得下功夫，學相面，得將《水鏡集》《柳莊相》《麻衣相》等相書讀透，若是算周易卦，則得學會《增刪卜易》《卜筮正宗》等卦書，熟稔於心，然後才能擺攤設館。

其實，練達人情皆學問，看相和算命先生有自己的經驗總結，比如七八十歲的老太太來問卜，除去有病大抵不會有別的事；如果一家的兒女衣服整潔，家裏大概有位賢妻；老人上

最早看到劉歡老師去世的消息，是在母校的公眾號上。劉歡老師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正式教職員工，他在母校教了很多年的《西方音樂史》課程。我們大一時都想選他的這門課，可惜競爭十分激烈，我嘗試過一次未能如願，於是作罷。

雖沒上到他的課，但剛入學，我便在外經貿的視聽中心聽到了劉歡老師的現場演唱。大一第一學期教育部

來母校評估檢查，為展現師生風采，母校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文藝晚會，劉歡老師作為教師代表參與表演。我抽中了學院裏給的觀眾名額，而且被安排在非常靠前的位置上，就這樣懵懵懂懂地看了一整場晚會。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當天劉歡老師唱了三首歌，一首法語歌，一首《彎彎的月亮》，壓軸的是《從頭再來》。

《從頭再來》的副歌激盪人心又

耳熟能詳，台下的師生們都忍不住跟着合唱起來，而我則拿出暑假新買的諾基亞手機錄了一段視頻。我旁邊的同班同學激動異常，大聲跟着劉歡合唱，我和他說，你小聲點吧，我錄像裏都聽不到劉歡的聲音了。他卻完全沉浸在歌聲中，壓根就沒搭理我。

四年的大學生涯裏，我們在視聽中心舉行過各種晚會和表演，總是抱怨音響不夠好。但時至今日，我

還記得當年劉歡老師的超絕音準、巨大聲壓和豐富的聲音表現力，即便在非專業聲樂表演級別的音響環境下他都能夠輕鬆駕馭，其實力可見一斑。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頂靜靜看着——說到底，它們講的是同一件事。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那是秋天草原上的天，又高又遠。那是長生天看了千年的藍，一直沒變。那是一個民族世世代代的信仰，是送給遠方客人的祝福，是歌聲裏永遠唱不完的深情。這藍，屬於這片土地，看過了，便是一生的難忘。

九連環

薩日朗

逢周四見報

天生喜感

認識張家輝，始於他在亞視當藝員的歲月。雖然昔日亞視觀眾群不如無綫龐大，但偶爾仍有精彩佳作吸引觀眾追看，我正是那時留意到他。當時他獲得不少擔綱男主角的機會，可惜收視群體有限，付出的心血與努力始終未被觀眾看見。為此心灰意冷的張家輝，後來轉投無綫電視，終於成功塑造出多個經典角色，一鳴驚人。

《天地豪情》裏的大反派「甘量宏」，堪稱張家輝演藝生涯的關鍵轉捩點。他憑此角備受矚目，人氣急升。相信當年許多觀眾與我一樣，看這部劇時都看得咬牙切齒。然而在張家輝眾多作品中，最令我深刻的，卻是他進軍影壇後拍攝的喜劇。在我心目中，他的喜感與周星馳不相伯仲，所演繹的「化骨龍」更是香港喜劇史上的經典。還記得他在《黑馬王子》中，攬着窗框向飾演女友的關秀媚求饒大喊：「沙律啊！沙律啊！」那副「抵死」的表情，至今依然深刻印在我的腦海。

霏常娛樂

文霏霏

逢周三、四見報

機器人上班

飛人表演，更是把「機器」與「肉身」的邊界推到了觀眾眼前。園區裏設了一百多個交互體驗點，覆蓋導覽、研學、零售、酒店、競技等七大場景。有趣的是，這些機器人還會講方言，粵語、普通話切換自如，遇上外國遊客，英文也不怯場。

不同於以往樂園裏「擺幾台機器拍拍照」的展演，這一次，機器人是常態化「上崗」：檢票、迎賓、送餐、陪玩，各守一攤，打卡上工。背後是一整套功夫：5G-A網絡打底，保證三百多台設備同時在線不掉線；

「大師」的套路

「大師」的套路

關於劉歡的一點青春記憶(上)

關於劉歡的一點青春記憶(上)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機器人上班

一站式管理平台統一調度，誰的電池見底、誰的路線擁堵，一目了然；六大維度的安全方案兜底，把可能的意外擋在人潮之外。下一步計劃把機器人請進親子劇場和大巡遊，讓它們從「功能位」走向「角色位」。

機器人也會「翻車」：偶爾認錯指令，把可樂聽成咖啡；動作慢半拍，伸手接球時球已經落地；方言聽岔了，答得驢唇不對馬嘴。這些笨拙瞬間，反倒成了園區裏受歡迎的笑點，逗得人們哈哈大笑。

樂園裏的這一幕，也許只是一次

「大師」的套路

「大師」的套路

關於劉歡的一點青春記憶(上)

關於劉歡的一點青春記憶(上)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試水。但它足夠說明：具身智能正從實驗室の樣機，變成日常場景裏一個可被搭話、可被調侃、偶爾也會出錯的對象。一個時代的到來，往往不靠宣言，而靠日常。當機器人開始在樂園裏打卡上班，科幻便不再是銀幕上的事，而是孩子們習以為常的周末。



灣區聽雨

黎園

逢周四見報

「大師」的套路

「大師」的套路

關於劉歡的一點青春記憶(上)

關於劉歡的一點青春記憶(上)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叫內蒙古藍

有一種藍